

“香落尘外”原创文学十周年暨采风作品选登



程征 摄

都江堰的云

宁宏翎(江西上饶)

风轻地吹
潮湿的心事
是千山暮雪藏不住的怅惘
拂过千年沧桑
擦亮破晓的朝霞
相拥相泣的模样
早晴晚雨
以为相随相伴
就能奔赴爱情的暖洋
一转眼就被飘落
淅淅沥沥的横冲直撞

所有的漂泊
漫无边际的迷茫
沉向向的念想
压住了坦荡
曾经单纯的青涩梦想
覆盖我的一水深长

落下的雨丝
为岁月流淌
回不去的过往
漂泊成了一片白云
每一场哭泣
都是乌云稀里哗啦地成长

天空依旧辽阔苍茫
向宝瓶口死而复生的飘荡
依然是一个浪迹天涯
相拥而眠的抱团
往复奔走鱼嘴口,眼泪落尽
伏龙锁住了激情的汹涌
往事尘封于万里晴朗
“二王”在字里行间随风游荡

水井坊遗址

左右之间(上海)

循着六百年绵长巷陌
我寻见了你
老码头边旧馆静立
我们默然落座
与长街、古井相对,浅酌对饮

杯中流淌的岁月
悄然发酵
每一粒粮食,每一滴水
都有自己的故事

窖泥深处,亿万微生物
栖居于此,生生不息
它们以绵长婉转的醇曲
缓缓唤醒脚下这片厚土

无数尘封器物、悠远记忆
被陆续挖掘出来
往来游人踏入作坊
便不忍离去

香气从展馆的内厅
弥散开来
酿造生活的人
早已将自己
酿成一壶醇厚老酒

行香子·都江堰采风

王莉(河南周口)

胜友如云,雅集都江。恰
十年、香落尘外。堰分玉垒,
鱼嘴飞扬。看山含翠,祠含
古,庙含霜。
离堆深处,文朋漫赏。宝
瓶口,千古无双。飞沙堰畔,
醉迎当阳。心同热,情同洒,
梦同翔。

喝火令·鱼凫院晚会

击鼓传花急,鱼凫院晚
凉,百合灯影胜月光。含笑暗
香幽处,文友聚华堂。
朗读书清越,歌吟韵自
扬,几回忘我却癫狂。醉也词
酣,醉也曲流觞,醉也鼓急蛙
叫,共此夜未央。
——香落尘外十周年庆
典,成都采风记。

温江的梧桐树

邱小权(重庆丰都)

车从温江鱼凫文化研究院出来,当地文友要带我去感受一下温江的“梧桐隧道”。

我起初不以为然,梧桐树哪里没有?成都的街头巷尾,这种叶子阔大、枝干青绿的行道树,再常见不过的了。可车子拐上那条路,我怔住了。那是一条望不到尽头的长路,路标暗示,此路名叫温玉路,温润如玉,名字起得真好。路两旁的梧桐树在空中交织在一起,密密匝匝的枝叶搭起了一座长长的拱廊。

清晨的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不再是耀眼的白,而是被过滤成柔和的绿,一团一团的,落在车窗上,落在路面上,落在骑车人的肩膀上。我摇下车窗,风灌进来,带着河水的气息和草木的清香,竟没有一丝夏日的炙热感,只觉得周身都清凉。我们就这样缓缓地驶入了这片绿色的隧道,仿佛不是去往某个景点,而是在奔赴一场绿色的梦。这些梧桐树真的大,树干粗壮,一个人抱不过来,树皮是那种斑驳的青白色,像长者手上的皮肤,布满了岁月的纹路。

车友黄先生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们说:“这些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种的,算来已有五十多年了。”我想,五十年,半个世纪呀,它们就这样静静地站在这里,看杨柳河的水

涨了又落,看岸边的庄稼青了又黄,看当年的养路工人,青丝变成了白发。我忽然又想起朱自清先生笔下写梧桐落叶的文字,文中提及梧桐有“落叶知秋”之说,作为落叶乔木,叶子的寿命较短,秋风一起,便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可此刻是夏天,正值梧桐生命最鼎盛的时候,叶子肥厚油绿,一片挨着一片,拼尽全力地伸展着,哪里有一丝颓唐的样子呢?它不是不知秋,只是要把最好的光景献给夏天,献给路过这里的每一个人。杨柳河沿着所行公路的左岸蜿蜒,河水是从都江堰下来的。都江堰的水,大家都知道,带着岷山深处的雪水寒气,流到这平原地带,虽已不似初出宝瓶口那般激越,但那股子清凉的底子,依然在。

左边的水渠,水流得无声无息,却让人心里觉得润泽;右边的田野和人家,一幢幢楼房错落着,楼房间是大片的苗圃和花圃,那些树苗被精心修剪过,亭亭玉立的,像是待嫁的姑娘;花园里的花更是开得不管不顾,红的紫的黄的,一团团一簇簇,在这绿色的长廊边争奇斗艳。

车轮滚滚,我的心却静了下来,这般景致,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山水名胜,而是带

成都 流水 夜鹭

何晓霞(广东广州)

题记:“香落尘外”采风结束后,空出了半天时间,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成都街头转转,都市、流水和夜鹭,令我体会到了成都的另一种风情。

虽只身一人,信步成都街头依然是一件浪漫的事,甚至有点奢侈。

漫步锦江之畔,鼻尖忽萦绕一股独特气息。脚下的蓝花楹花瓣一片片打着蕉儿,有的被踩烂。难道是蓝花楹的味道?一查,果然如此,颇觉稀奇。不经意间抬头,一间发廊出现在眼前。久居广州的我,本也习惯了潮湿的天气,两天的奔波,令我感觉头发发腻。何不在成都洗个头呢?体验一下。如此想着,便欣然进去。

发廊老板帅气,他让我躺在整洁的沙发床上,亲自给我洗头。我闭上眼,享受着揉搓带来的舒适,身体的疲惫也不缓而空。半小时后,看着镜子里的我焕然一新,我满意地点点头,重新置身于江边林荫里。

江风吹来,肩上的波浪竟有了起伏。此时的锦江,淡绿的水不急不缓,夕阳在水面荡漾。前日在都江堰,黄敬光老师带我去南桥上,我被那湍急的水流惊呆了。那些水,如蛟龙出海,白浪翻滚,发出轰轰的声响,让人震撼,也让人跟着热血沸腾。这些来自岷山的水,流到了市内,流到了蜿蜒的锦江里,就变得温顺多了。不知是成都的慢生

活改变了流水,抑或是锦江的流水适应了成都的慢。

我想,更可能是从雪山,从都江堰那么远的地方奔流过来,走累了,该享受一下成都的市井烟火了。扑棱棱!突然从树林里飞出一只大鸟,黑白相间,长腿长颈,极似白鹭。待它翻几个回合后,细长的腿一前一后,随意搭在枝条上。我突然认出它了:水洼子!是夜鹭!

岭南多水,多白鹭,但夜鹭还是头回见。以前只是在电视屏幕上多次见到,或许是成都促成了我与夜鹭的缘分。岸边,“锦江茶肆”前,一排排竹椅竹凳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几桌茶客散开坐着,要么摆着龙门阵,要么安静地看书,要么翘起脚玩手机,要么对着天空发呆。夜鹭在树枝上一动不动,丝毫不理会岸边的喧嚣。本就喜欢独来独往的它,应是在等待夜幕降临,等待一场饕餮大餐。

夕阳慢慢滑下去,即将被高高低低的建筑淹没。江面开始暗了下来。我顺水而下,过了崇义桥往东,江边的人多了起来,老人成了江边独特的风景。扎着羊角辫,穿着红色蝴蝶结,戴着红领巾,一帮老“小朋友”在表演丢手绢:“丢手绢,丢手绢……”

傍晚的锦江码头,有游船在江上游弋。江边冷饮店的大姐不时向我扫一眼。我有点

口渴,便进店买了酸奶。适逢一位帅哥也买了一盒离开。大姐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本来男生应该喝原味,女生喝葡萄味儿,你们两人原本应该换个味道嘛。

我在广场的台阶上坐下,看到一位父亲正在耐心地教儿子骑自行车,有位姑娘面向锦江,拿着画笔在画布上一笔一笔涂抹着。我眯起眼,看着江上的幻影,沉醉在成都的黄昏中。一道黑鸟影飞来,宽大的翅膀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身体不时贴近水面觅食。长长的双腿一起一落,刚劲有力。它离我这么近,就在眼前。是夜鹭来了,它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一只吗?

落日余晖从楼宇和大树的缝隙间漏过来,洒在挂着红灯笼的酒吧房屋上。灯笼,黑瓦房,靓丽的招牌,与背后的安顺廊桥相映生辉。过廊桥,我并无遗憾。几天采风,已经让我领略成都的美。倒是九眼桥本身,反倒让我生出几分茫然。石桥古朴沉静,并无时下热门网红打卡地的张扬特质。如今人口中的网红酒吧街九眼桥,那座古桥仿佛只剩一个名号、一个抽象符号。真正撑起九眼桥全新热闹传说的,是沿岸一间间风格各异、氛围感十足的酒吧。

高楼夕照,与桥新韵。倒映在水中,如幻如真,古老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成都更加丰富饱满的韵味。锦江水缠绵徘徊,像一首首流动的歌,它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成都人,也滋润着我的心。

城市,流水,夜鹭,若有天人合一,我想成都便是。此刻,我多想变成一只夜鹭,自由自在地在锦江上飞舞。

香约十年

李忠勇(重庆丰都)

五月,邀请函从屏屏里长出来
那些温润的文字给我埋下了一颗
因兴奋而忐忑的种子

成都东站
往人人流,喧嚣灌满双耳
黄老师那我在负一层C区054接你
温暖得像成都街头的茶香

石校长从湘西凤凰古城来
先于我们到达
纵然路途各异,我们此刻手掌相握

傍晚七点,夜雨
落在上才悠然酒店的檐角
签名册上
湛蓝、晚霞、康君、程征……
几个名字那么亲切

茶厅的水汽模糊了
巴山与蜀水的距离
王勇在说数学
有人在教
这十年走散又重逢的路

想想香落尘外里那些故事
哭着过的笑着过的
今夜成都用一场雨
替我们把半生遗憾
洗成一纸落款

十年香落行

夏祥林(四川成都)

春声十载母女开,一窗清宇远尘埃。
心持素念尘难扰,笔守文光梦未摧。
三千同好酬风雅,十域专栏聚俊才。
蜀水渝山分卷册,新诗旧赋逐朝来。
篇堆六秩涵万象,诗散文评尽雅怀。
童生雅笔含真趣,海外知音隔岸来。
草根不借楼台势,纯藉长经风雨霖。
路若犹存追远志,功成更贺采风回。
蓉城踏遍寻清韵,墨路长坚不染灰。
此生愿伴香落字,静守文途岁岁开。

十年前一双母女,轻启一方文台
号作香落尘外啊,心不染尘自清白
多少风雨一路走来,民间笔墨不沾埃
偏守纯文学天地,初心不曾改

三千文友同心在,多批次第铺诗怀
晨推六卷书山海,诗散文评尽雅排
蜀都渝水分笔墨,远渡海外引同侪
学子清篇藏真趣,名家妙字落襟怀

长路多艰未曾忘,今朝共贺十年台
蓉城采风归帆满载,一袖清风携墨来
坚守文字一寸爱,任凭世事覆尘埃
香落长明灯一盏,岁岁诗文次第开

守文道,赴清怀
十年如故,来日长偕

成都夜雨

徐和生(江西上饶)

水冲洗得一尘不染,在街灯和房屋景观灯的映照下,泛起一层薄薄的白光。飘在空中的雨是轻柔的,它像一位温柔的使者,路旁的银杏、海棠、绛樱、芙蓉、三角梅、栀子花与石榴,都被它轻轻拥入怀中。雨丝绵密,轻纱飘飘。满城灯火浮沉在雨雾之间,透着一种迷人的朦胧之美。雨雾将喧嚣尘世轻轻裹住,使得城市变得静谧安宁。此刻,我恍然醒悟,令我辗转难眠的不是窗外的雨声,而是潇潇夜雨撩动了我心底深藏的某种情愫,这份心绪,已悄然滋长。我干脆静下心来听雨,任思绪自由飘飞,飞进成都的大街小巷,颇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之意。

我想,杜甫是懂夜雨的。一句“随风潜入夜”,单单一个“潜”字,便把夜雨悄然降临、润物无声的性情刻画得入木三分。它们只惊羡她时时的明艳,然而当初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我作为“香落”“后进生”(2022年才进入),也感慨万千,进“香落”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相遇的偶然,源于一位陌生网友转发的“香落”美文,看到湛蓝老师的名字,便觉其气质脱俗,于是,以陌生人的名义加她微信,从此开始了与她的文学交流和“香落”对我文章的推送,而相守的必然,源于我这位文学“老青年”执着要完成曾经文学“小青年”的梦想,于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之时,便与“香落”结下了不解之缘。

香于尘外的云

燕羽(四川成都)

“香家”人的十周年庆典座谈会如期开展,整场座谈氛围温暖松弛。

《新媒体时代文学的坚守与出路》核心话题,在“左右之间”全面的讲解中,无浮躁戾气,言语质朴真诚。最后,他以自己的诗《十年花开》制作的AI歌曲作结,感动了所有到会的“香家”人,尤其是那句“尘世之外的那场约定,已绽放十年”,为前面理性的阐释,增添了一抹温情的暖色。

在自由发言阶段,“香落”总监徐和生老师让我们明白了作为“香落”的核心人物之一的湛蓝,为了保护好正茁壮成长的“香落”,付出了太多太多,恰如冰心的诗:“成功的花,人

们只惊羡她时时的明艳,然而当初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我作为“香落”“后进生”(2022年才进入),也感慨万千,进“香落”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相遇的偶然,源于一位陌生网友转发的“香落”美文,看到湛蓝老师的名字,便觉其气质脱俗,于是,以陌生人的名义加她微信,从此开始了与她的文学交流和“香落”对我文章的推送,而相守的必然,源于我这位文学“老青年”执着要完成曾经文学“小青年”的梦想,于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之时,便与“香落”结下了不解之缘。

“香落”团队热心人何晓霞,借用庞惊涛

着烟火气、可以触摸的美,它美在寻常,美在生机勃勃。望着窗外掠过的苗圃和田野,我忽然觉得,这条路不仅是一条路,它也是温江乃至成都平原农业变迁的一个见证。当年的农民种下这些树,或许只是想固土护路,何曾想到五十年后会成了一道风景?而今天的温江,农业早已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旧模样了。”

我在来时的路上就听说,这里有了植物工厂,草莓可以像书架上的书一样,一层层地长,靠着专属的“光配方”和智能系统,产量远超地里刨食;插苗育秧这些农活,也能交给服务中心“一键备耕”,省时省力。

曾经种田是苦差事,如今看那田间的操作,倒像是在摆弄一件艺术品。因此,乡村振兴,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村子都变成城市,而是要让土地重新焕发出活力,让农民能体面地生活,让农业有奔头,让农村留得住人。

车子继续往前,终点是陈家大院,那对被称作“陈家桅杆”的石杆在望了,而我的心,却还留在那片梧桐树荫里。那些树,像一把把大伞,它们扎根于此,半个世纪不动摇,既守护着这一方水土,也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日的温江人,不正是前人在前铺就的道路上,栽下更多“梧桐树”,引得更多“金凤凰”来,一同建设这希望田野上的新家园吗?在此,我想借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之说法,请允许我在这里改为“梧桐不语,下自成蹊。”

温江的美,大约就在这无言的生命之中,更是在这古今交融、新旧更替的一片勃勃生机里。